

科大东区一教之北有池二，樱花大道其间，名之眼镜也。东池中有亭独立，回廊相接，得名一鉴，盖取诸“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以昭其水静如镜也，抑或申而示之后辈，当以之为鉴，抑或本无他意，但口熟尔，其确系何事，不得而知。某或知之，殷切见知。其地幽静，余居三载有余多所偏好，常信步行之，或闻音起舞，或闭目吐纳，或鼻触芬芳，或目摄影光，所倚者重，不愿时事易殊而流落，所情者深，谨为此文以记之，辞藻鄙陋，人情粗浅，料难状其万一，试为之，纵长笑于大方之家，余愿亦足矣。

亭开六方，浮水而居，黄梁为柱，覆之蓬盖，析雨横折，棱角翘然。梁挾石凳，寒玉无冰。亭外丈许，平台同出。承亭接水，舞碧弄波。街亭廊绕，环水而生。出而东西有回廊，中有棕榈相依，剑麻为伴，阔叶十大

五月，我想对你说

✱ 季川

五月，那一天非常闷热
雨水说来就来了，不容置疑
她的细心、贴心，或者倾心
是我早就爱过、醉心过的一部分

离开麦地很久了，麦芒依然
与我的俗针锋相对
离开炊烟很久了，炊烟里的白
还是那么任性

更多时候，我一厢情愿地
为那些花花草草守住命运的真
从一朵芬芳到另一朵芬芳
花间与人间，从未有过别离
而一丛绿挽着的另一丛绿
蓬勃的眼神，甚至能把我送到
一条河流的上游，亦或源头

五月，我想对你说
我已无法停留在时光的这个关口
五月，我想对你说
我边劳动边思想，
这样日子也许不会把我虚度

像一朵楚楚的娇美的花，
真正爱她，就不会摘下；
我喝止爱情这莽撞的动物，
不忍心让它将美好践踏。
于是它便掉头攻击我自身，
在我的心上交出累累伤痕。



明天就要与她相隔千里，
但并不会比现在更加远离；
她对于我好像是在另一个维度，
眼前和天边都一样遥不可及。
她给我的笑语很轻很甜，
这更增加了她的神圣威严；
我的面前竖起一道透明的墙，
我的爱潮只允许在这一侧蔓延。

固体已经转化成液体
液体已经转化成气体
你不来，我蓝给谁看
天一直灰着
海一直枯着
那独自点亮的灯盏
必将独自熄灭
我知道我们
恩怨未了，情意未尽
我欠你一场告别
你欠我一场相聚

✱ 刘充
十四行诗

✱ 李季
你不来，我蓝给谁看

一位母亲

✱ 郑如

门口有个身影晃了一下，但又没人进来，我继续浏览网页，但余光总觉得门口有人，抬眼一望，一个老妇站在门口，伸着脖子朝里张望，想进又不敢进，想问又不敢问，看到我探询的目光，刚才还愁云密布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
老师，我能进去看看吗？
我的眼里充满疑问。到里面看什么呢？这里是开放式的阅览室，除了书，没有别的可以看。
她穿着一件暗红色上衣，黑色长裤，脚上是一双黑绒面的平底布鞋，个子中等，身材微胖，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发型，一头齐肩短发，显得干净利落，发线从

中间分开，又分别在两耳后方别着一个细长的黑色老式发夹，记忆中我只有小时候见到我的外婆是这种发型，还有就是在乡下农村见过一些老年人梳着这样的发式，看上去她至少有五十多岁。她的头发很黑，皮肤很黄，额头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因为过分用力地笑，眼角的鱼尾纹更深了。
我想进去找一个人。她用手捂着嘴，压低嗓门，小声说着，生怕吵着阅览室里看书的人。
我点点头，说行。
一会儿，她一脸愁云地走了出来。
没找到？
儿子给我发短信，说在这里看书。
那会不会在对面呢？我把她带到门口，对面也有一个阅览室。
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短信，看他说的是不是这里。
她把手机递给我，这是一个老式手机，黑白屏，非智能的，

说真的，我很久没有用过这种手机了，已经不知道怎么操作了，一不小心，我点了删除键，那条短信找不着了。
要不，你打个电话给他，他听到电话不就出来了？
不打，不打，不能打。她连连摆手，脸上又开始晴转多云。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找他。否则他又该说我不相信他了。
我明白了，这又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母亲。这又是一个打游戏荒废学业的孩子，之前我遇到过不止一个这样的家长，一个个忧心忡忡，备受煎熬。
她告诉我，儿子当年高分考上这所学校，一直都是县里的骄傲，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儿子迷上了游戏，刚开始，学习还过得去，可是慢慢就变了，课也不去上，考试自然就不及格，现在大三了，再这样下去恐怕得退学回家了，学校希望家长也能配合把孩子从迷途中拉回来，所

以这位母亲只好放下田头的农活，把家中老小留给孩他爸照管，孤身一人来到了这里，租了一间便宜的住房，陪儿子读书。
说着说着，她突然往我身后一躲，压抑着嗓子叫了起来，我看到了，看到儿子了，儿子从对面出来了。声音因为高兴都变了调。
你看，你看，就是那个穿黄衣服的，他没骗我，他真的在这里学习。
通向水房和卫生间的方向有好几个学生，我不知道哪一位是她的儿子，他们都戴着近视眼镜，手上不是拿着手机，就是耳朵上挂着耳机，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聊天，也有的边走边看，看上去都一个模样。
她躲在我身后，却像长了千里眼似的，要不就是拥有福尔摩斯的能力，因为她分析得很有道理。她猜儿子应该是去厕所，要不是去打水，因为他拿着杯子的，

肯定是去续水的。她似乎松了一口气，声音比之前放松了许多。
你不过去和他说说吗？
不去，不去，我不能让他看见我，否则，他会说我不相信他的。
儿子半天没出来，她又有点担心了，应该是上厕所，怎么上那么久？
要不过去看看？
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死活不肯去，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出口。
又过了几分钟，儿子终于又出现了，从水房出来，头也没抬，一手手机，一手杯子，一路走进了对面的阅览室。
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冲我笑了笑，道了谢走了，说是要回去给儿子做好吃的去。
后来我又见过她几次，每一次都是悄悄地去儿子学习的地方看上一眼，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谈理论物理的“积叶成章”

✱ 范洪义

从事理论物理的人爱思，善思，多思，即使有零碎时间也不放过琢磨的机会。但是，脑海里打转的东西瞬息稍踪，所以必须马上记在什么地方。我经常半夜里一觉醒来，各种思路接踵而来，立刻起来拿纸笔记下来。不然的话，到了早上起来再回忆就想不起啦。

我国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的名著《辍耕录》是“积叶成章”的产物。陶宗仪博古通今，善文能诗，而且平时很注意积累各种资料。晚年，他一边做教官，一边参加农活，偶尔在树下休息时也不忘写作，想起什么，见到什么或听到什么，便顺手写在树叶上。回到家中，他就将树叶贮在盎中。如此年复一年，十年中他竟积下十几盎树叶。后来，他取出盎中树叶整理成书，共三十卷，内容有元代政事、典章制度和关于诗词、小说、戏曲、音乐、绘画等方面的资料。这就是“积叶成章”的故事。

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为了争取时间，往往忘了自己的一切。有一次，他和助手正在做实验，忙了一阵后，实验做成功了。卢瑟福读着硫化锌的闪烁读数，对助手说：“快，把我的读数记下来。”

“实验记录本？”助手跳起来惶然四顾，忽然记起了记录本还在另一个房间里，他正想去拿，卢瑟福生气了，厉声叫道：“记在你的袖子上。”

惊慌的助手便真的在衣袖上写起来了。

事后，卢瑟福看见助手弄脏了衣服，说：“真对不起！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得抓紧时间呀。若是当时不记在袖子上，我们的实验还得从头做，那浪费的时间就太多啦。”

所以学理论的人最后随身带一小本，有好想法随时记下。哦，如今有了手机，就更方便了。